

论韩国对非外交的缘起与发展^{*}

王 涛 [韩] 辛沼沿

【内容摘要】韩国对非外交从冷战时期的与朝鲜对抗，到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实用主义外交，发展相对缓慢。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非洲地位的提升，韩国加强了对非外交的力度。韩国政府通过选择与集中策略、相对优势策略、一揽子策略与立足长远策略，在对非政治、经济与文化外交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韩非关系日益密切。虽然目前韩非关系还存在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但仍对中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韩国 非洲 韩非关系

【作者简介】王涛，法学博士，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讲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非洲研究与中非合作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人员；辛沼沿，韩国外交部民主和平统一咨询会研究人员。

随着 21 世纪以来非洲在全球政治、经济地位的上升，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加强了与非洲的联系。不仅中国、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印度等国强化了对非洲的外交，而且连一些中小国家如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也制定了各自的对非新战略。其中，韩国也加入进来，在此前对非关系的基础上，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对非关系，取得良好的效果。本文就以韩非关系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缘起与发展的历程、特点。

* 本文系云南大学校级课题“小国外交的范式及其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研究”(YNUY201408) 阶段成果。

一 韩国对非外交的缘起

第一阶段，冷战背景下在非洲与朝鲜的争夺外交。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围绕着朝鲜半岛南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陷入僵局，导致朝韩双方均无法加入联合国，这成为困扰韩国的一大隐忧。为了与朝鲜在外交领域进行争夺，保障自身国际地位，韩国积极介入联合国对“朝鲜问题”的讨论中。于是，在联合国的“得票外交”进而排挤朝鲜的外交空间，赢取国际社会的支持，成为这一时期韩国外交的重要工作，并由此开启了与非洲国家间的关系。

1960年以来，随着非洲独立国家的增多，并纷纷加入联合国，非洲国家占联合国会员国的席位总数比例一直稳定在30%以上，这无疑是一股巨大的力量。^①韩国也因而加强了对非外交的力度，积极争取与更多非洲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排挤朝鲜在非洲的外交空间。韩国军事政府考虑到走进国际社会的第三势力中立国家对韩国的影响，1961年6月28日，在“积极外交”的标语下，韩国政府将非洲使团派到非洲19个国家，韩国首次与喀麦隆、乍得、象牙海岸、尼日尔、贝宁和刚果（布）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陆续与一些非洲国家建交。^②不过，在冷战背景下，韩国对非外交进展缓慢，标榜社会主义的朝鲜反而发展了一大批非洲建交国，并一度占据优势地位。

这一时期，因韩国所具有的“汉贼不两立”的外交思想，所以韩国政府坚持主张，与朝鲜建交的国家，韩国一概不予发展官方联系。这既是标榜自身乃是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的手段，也是对朝鲜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方式。不过，这一原则应用到非洲后，反而束缚了韩国的手脚；僵化的外交原则无法与变动不定的现实问题契合。1963年，韩国与毛里塔尼亚建交；1964年毛里塔尼亚又与朝鲜建交，韩国政府便愤怒地断绝了与毛里塔尼亚的外交关系。这令非洲国家无法理解，不少国家还误

^① 张绍峰、胡礼忠 《台湾当局对非洲农技外交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西亚非洲》2003年第3期，第2页。

^② [韩]李浩英 《韩国对非洲外交》，韩国政治学会1999年3月版，第3页。

解了韩国的意图，间接促进了朝鲜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发展。^①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不结盟运动的发展、非洲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反帝、反殖斗争的国际局势，也让作为美国盟友的韩国在非洲处境尴尬，不少非洲国家视韩国为美帝国主义的小伙伴，并加以排斥。朝鲜则顺势扩大了在非洲的影响，积极向非洲国家、特别是南部非洲反种族主义的“前线国家”输出军火。到70年代初，朝鲜在非洲设立了23个大使馆，而韩国仅设立了10个。^②

1976年，第三十一届联合国大会停止了对朝鲜半岛问题的讨论，非洲国家的投票对韩国影响减少，加之朝韩冲突局面的缓和，对非外交争夺也趋于冷静。

第二阶段，20世纪80—90年代韩国对非洲实行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80年代以后，韩国经济起飞，自信心极大增强，在对非外交上也随之发生变化：由以政治为主的外交向以经济合作为主的外交转型。

80年代以后，与韩国建交的非洲国家数量有所增加，但韩国政府却认为由于与非洲发展关系无法获得更大经济利益，因而对非外交投入也要相应缩减，体现了短视的实用主义外交风格。一方面，与韩国建交的非洲国家数量在增加，对非外交取得一些成绩。1982年8月，韩国总统全斗焕也成功访问了非洲四国：肯尼亚、加蓬、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在一定范围内发出了韩国的声音。通过首脑外交的形式，非洲对“强小国”的韩国也有了更多的关注。到90年代初，韩国与索马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佛得角、纳米比亚、马里、赞比亚、贝宁、多哥、布隆迪等非洲多国建交。

另一方面，韩国在非洲设立的使馆却关闭了许多。例如，在整个南部非洲，韩国就在南非设立了一个使馆，统辖包括南非、纳米比亚、博茨瓦纳、津巴布韦、赞比亚、莱索托、斯威士兰、莫桑比克等多国的事务。^③

① [韩]李汉奎《从韩国对非洲政策来看的马格里布战略和课题》，《国际区域研究》2010年第13期，第5页。

② [韩]李浩英《韩国对非洲外交的变化和应对措施》，《国际关系研究》2011年第16期，第3页。

③ [韩]李汉奎《从韩国对非洲政策来看的马格里布战略和课题》，《国际区域研究》2010年第13期，第7页。

韩国对非外交的实用主义风格，是由以下三个方面因素决定的。首先，韩国为了确保建筑工程承包和顺畅的石油供应把外交力量集中于中东地区。其次，卢泰愚的“北方外交”旨在推进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试图通过经济方式渗入这一地区的市场，并借此瓦解朝鲜的外部助力，非洲不在这一战略布局中。^①最后，80年代以来非洲动乱频发，加之冷战后非洲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降低，因而非洲淡出了韩国外交的视野。金泳三、金大中两位总统时期，加大了对华、对印、对东南亚的外交力度，大大压缩了对非外交的资源支出。

二 韩国对非外交的现状与特点

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印度、日本、欧盟、美国纷纷加强与非洲的关系，非洲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韩国也转而反思前一时期的对非外交，转变了策略。

（一）韩国对非外交的策略

1. 选择与集中策略。韩国缺乏走进非洲的经验，韩国资本、技术等方面也不具备特别优势，因而与大国在非洲的竞争难度较大。非洲则是世界第二大陆，有54个国家，对韩国这样的小国而言，全方位的发展与非洲的关系不仅难度巨大，而且也是不现实的。

因此，韩国集中选定了几个有代表性的非洲“支点国家”，通过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发挥示范与辐射效应，从而使韩国在非利益最大化。^② 经过审慎的研究、选择，韩国选定北非三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三国共六个国家作为韩国的“外交支点”，推行所谓的“3+3战略”，重点扶持这六个国家的经济，强化韩国的影响力。^③

^① 韩国外交部《韩国外交20年》，国立外交学院1967年版，第161—163页。

^② [韩]朴永好《非洲首脑外交成果与未来合作课题》，《今日世界经济》2008年第3期，第346页。

^③ 韩国国民经济咨询会议《对非洲经济合作的战略推进方案》，2007年，第125页。

表1 韩国对非外交的六个支点国家

分类	国家	特点
北非	阿尔及利亚	新兴产油国，对韩国发展模式感兴趣 非洲、中东、欧洲的桥头堡
	埃及	非洲与中东的枢纽 7200 万人口的市场规模
	利比亚	非洲最大的原油富国 国土的 70% 未开发
撒哈拉以南非洲	安哥拉	西非的第二大产油国
	南非	非洲最大的经济富国 资源丰富 南部非洲的核心物流中心
	尼日利亚	世界十大石油出口国 拥有整个非洲原油量的 30% 上亿人口的潜在市场

2. 相对优势策略。韩国是小国。政府意识到，必须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在激烈的非洲外交争夺中立足。因而，韩国政府确定以下一些相对优势，作为对非外交的“特色”：发展经验、人力资源开发模式、信息通信产业、医疗保健。

其中，发展经验被韩国政府大为宣扬。韩国政府指出，非洲有众多与韩国一样的小国，韩国也曾和这些非洲小国一样贫穷；然而，韩国却能在短时期内实现脱贫、发展，非洲国家同样也可以。这样，韩国的发展经验就与非洲对接起来，成为吸引非洲国家的一个重要“无形资源”。朴槿惠总统则特别强调韩国“新村运动”经验对非洲的启示，认为非洲与韩国一样，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进行一场农村革新，将农村的潜力发挥

出来。^① 韩国政府也加强了韩非双方的农村合作交流，推进了对非农业合作。综上，韩国方面也总结了一套可供非洲分享的“韩国模式”，旨在拉近韩国与非洲的心理距离。

此外，韩国政府近年来不断邀请非洲各国医务人员来韩培训，并派员赴非集中授课，加强对非洲基层医务人员的影响。韩国还不断加强对非洲医疗保健、信息通信的投入，积极帮助非洲培训技术人才，培养“亲韩”的非洲人群。^②

3. 一揽子策略。由于资金和技术方面的劣势，韩国试图通过将基础设施或工程设施与资源开发联系在一起的方式，弥补资源开发力量的不足。2006年，韩国通过在尼日利亚修建电力设施，成功实现了工程出口，并获取了40亿桶原油规模的海上开发合同。这样的一揽子模式有助于韩国抢占非洲市场，并形成良性发展。目前，韩国政府还试图将IT、造船、医疗等产业的对非输出与资源开发捆绑起来，实现一揽子解决。^③

4. 立足长远策略。韩国也十分注重长期性的对非外交，尤其是在对非援助方面。韩国试图建立与非洲国家间相互信任、面向未来的合作伙伴关系。鉴于以往有韩国商人在非洲急功近利的行为，及当前不少中国人在非洲的不当举动，韩国政府已尽量压制对非合作中出现的“急功近利”情绪，逐渐向非洲人展现韩非关系的双赢性质，并积极探索援助、开发合作方面的新模式。目前，韩国在非洲民众中的形象相对较好，韩非关系较为和谐。

（二）韩国对非外交的内容

1. 政治外交。1982年全斗煥访非后，二十多年时间里都没有一位韩国总统再赴非访问。卢武铉总统一改历届政府对非的漠视习惯，于2006

^① 新村运动（새마을 운동）是韩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初推行的以农民为主体、政府扶持的农业革新运动。这一运动成功实现了韩国农村社会的复兴与发展，并为韩国经济的起飞奠定了重要基石。

^② [韩] 金钟显 《非洲资源开发现状与我国企业的接单战略》，海外建设协会2008年版，第11页。

^③ 韩国大韩投资贸易振兴公社 《非洲移动通信市场大爆发》，《全球商业报告》2008年第27期，第31页。

年再次访问非洲三国（埃及、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李明博总统2010年也访问了南非、刚果（布）、埃塞俄比亚三国。朴槿惠总统继任后，也表示了对非洲的重视。她就任以来在首尔会见的第一批外国元首就是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与莫桑比克总统格布扎。韩国政府部门与非洲的磋商、合作也日益频繁。

表2 2000—2013年韩国总统、外长访非情况

年度	访问者	访问国家
2005年1月	潘基文外交部长	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肯尼亚、利比亚
2006年1月	潘基文外交部长	加纳、刚果共和国
2006年3月	卢武铉总统	埃及、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
2006年7月	李明博总统	南非、刚果共和国、埃塞俄比亚
2011年4月	金星焕外交部长	加蓬、刚果共和国、塞拉利昂
2013年1月	金星焕外交部长	卢旺达、塞拉利昂、摩洛哥

2006年开启的“韩非论坛”则是韩国对非政治外交的一大特色。借着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契机，韩国政府将在北京参会的一批非洲国家元首邀请到首尔，借势开启了韩非论坛，将韩非关系带入了机制化轨道。2006年11月，第一届韩非论坛在首尔举行，刚果（布）、尼日利亚、加纳、坦桑尼亚和贝宁5个非洲国家的国家元首和20个国家的27名部长级官员共计32人出席峰会。^①此后，每三年召开一届韩非峰会，目前已顺利举办了三届峰会。通过峰会形式，韩国加大了对非援助、投资力度，获得非洲方面的欢迎。而韩非峰会也成为继日本、中国、土耳其和印度之后的第五个同非洲开展定期交流的国际合作机制。韩国对非外交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① 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第一届韩非论坛成果报告书》，2006年11月24日。

表3 韩国对非机制化的政治外交

项目	主要内容
韩非合作论坛（外交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第一届论坛举行（首尔，2006. 11） 非洲 5 个国家首脑和 27 名高层人士参加 ♣ 第二届论坛举行（首尔，2008. 9） 包括非盟主席让·平在内的 15 个国家 120 余名代表参加 ♣ 第三届论坛举行（首尔，2012. 10） 包括非盟副主席，18 个国家 150 余名代表参加
韩国非洲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KOAFEC） (企划财经部、进出口银行、非洲开发银行)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举行（首尔、2006. 4） 非洲 15 个国家经济部长参加 ♣ 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举行（首尔、2008. 10） 21 个国家 22 名部长级人士等 130 余名代表参加 ♣ 第三届部长级会议举行（首尔、2010. 9） 35 个国家 300 余名代表参加 ♣ 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举行（首尔、2012. 10） 39 个国家 170 余名代表参加
韩国非洲产业合作论坛（产业通商部）	—从 2008 年起每年举行，邀请非洲能源部长及有关人士，主要讨论产业合作方案

韩国还积极参与了非洲的维和工作。1994 年韩国向西撒哈拉地区派遣了 42 名医护人员协助维和。1995 年，韩国向安哥拉派遣了 198 名工程兵参与维和工作。另外，在联合国苏丹维和团军事检查团中，也有 7 名韩国检查员和一名参谋军官。从 1993 年 6 月开始，韩国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中更是陆续派出了 2700 多名维和士兵。^① 面对诸如此类的非洲维和行动，虽然韩国国内有些民众表示反对，但韩国政府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因而获得了非洲国家和国际媒体的称赞，韩国也因此提升了在非洲国家中的形象，取得了非洲国家一定的信任。

^① 布赖恩·格罗武 《韩国军队的维和行动》，http://www.china.com.cn/photo/txt/2007-09/24/content_8940926.htm，2007 年 9 月 24 日。

目前，韩非双方的关系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以往韩国政府要么不关注非洲，要么搞“一锤子买卖”的一次性外交，对非外交显得急功近利；如今，韩非关系不再是韩国的权宜之计，而已上升到国家外交战略的高度，成为韩国外交长期关注的领域。

2. 经济外交。非洲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油气资源、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等。韩国则是一个资源相当匮乏的小国，土地面积狭小，水资源局促，特别是油气资源极为匮乏，是世界第四大石油进口国。韩国对非洲的资源需求促使对非经济外交的积极开展。同时，这也是韩国实现进口油气资源多元化，保障国家资源安全的策略之一。

从卢武铉总统任期开始，韩国加强了对非能源外交的力度。2006年卢武铉访问的非洲三国都是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在访问期间，韩国与埃及、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分别签署了能源合作的备忘录，为能源外交创造了良好开局。卢武铉还在当年发表了《关于开发非洲的韩国动议》的讲话，表示韩国将积极参与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除了表示继续推进对非人道主义援助外，还首次提出了对非“综合援助”的理念，将资源开发合作与非洲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李明博总统则更为明确地表示“资源外交”是政府的重点工作。经过李明博政府的努力，韩国现已与阿尔及利亚、喀麦隆、苏丹、埃及、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安哥拉等国签署了能源供货合同，促进了韩国能源进口的多元化。^①

能源外交之外，韩国积极推进对非政府开发援助项目。近年来，韩国政府开发援助的15%左右都集中于非洲（见图1），虽然比例不大，但数额持续增加，增幅仅次于对亚洲国家的援助（见图2）。2005年，韩国对非的政府开发援助资金为3900万美元，2012年已增至2.6亿美元。为了有效地帮助非洲实现发展，韩国政府把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加纳、刚果（金）、尼日利亚、喀麦隆、莫桑比克、乌干达等几个国家指定为重点援助国家，对这些国家给予条件更为优惠的援助（无偿援助占援助总额的25%左右）。

^① [韩] 韩建洙 《韩国的非洲区域研究》，《亚洲回顾》2013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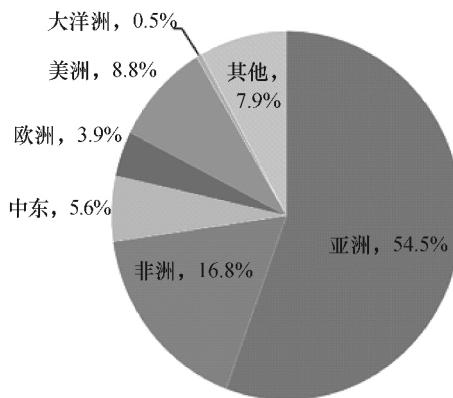


图1 2007—2012年韩国政府开发援助的区域及比例

资料来源: www.odakorea.go.k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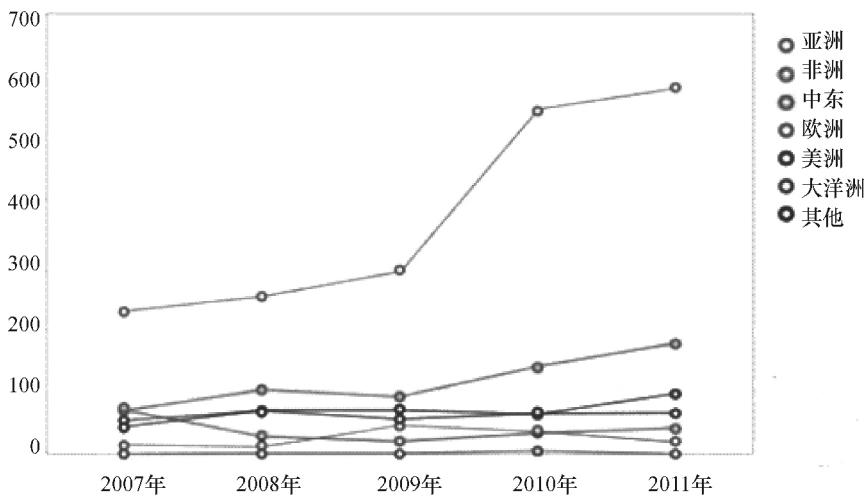


图2 2007—2011年韩国政府开发援助资金增长趋势(按区域)

资料: www.odakorea.go.kr.

韩非贸易额也不断增长。虽然非洲占韩国外贸额的比例不大，2012年非洲只占韩国出口总额的1.7%，占进口总额的1%。不过，贸易额是

呈现较为稳定的增长势头的。如表 4 所示，从韩国对非出口看，2009 年为 85 亿美元，2010 年为 96 亿美元，2011 年为 143 亿美元，2012 年为 92 亿美元；从韩国对非进口看，2009 年为 31 亿美元，2010 年为 47 亿美元，2011 年为 56 亿美元，2012 年为 54 亿美元。^① 2012 年的不景气反映了韩非间油气贸易的波动，与世界市场价格及韩国国内需求变动关系密切。这一波动同样也反映出韩非贸易远未进入成熟发展阶段，尤其是非洲尚未成为韩国稳定的出口市场。

表 4 韩国与非洲的贸易

年度	出口			进口			贸易收支平衡
	出口件数	出口额 (亿美元)	增加率	进口件数	进口额 (亿美元)	增加率	
1994	24 972	2 502	71. 2	6 008	1 197	52	1 305
2004	51 782	5 633	80. 6	8 145	2 847	42	2 786
2005	52 091	6 203	10. 1	8 430	2 946	3. 5	3 257
2006	54 360	7 730	24. 6	8 344	4 372	48. 4	3 358
2007	59 542	8 257	6. 8	8 344	4 317	-1. 3	3 940
2008	64 472	9 386	13. 7	9 259	4 052	-6. 1	5 334
2009	61 728	8 467	-9. 8	10 538	3 185	-21. 4	5 282
2010	68 807	9 618	13. 6	12 838	4 684	47	4 935
2011	76 841	14 396	49. 7	14 184	5 607	19. 7	8 789
2012	72 757	9 185	-36. 2	12 202	5 383	-4	3 802
2013	55 846	7 018	-2. 5	9 665	4 094	0. 2	2 924

资料来源：韩国贸易协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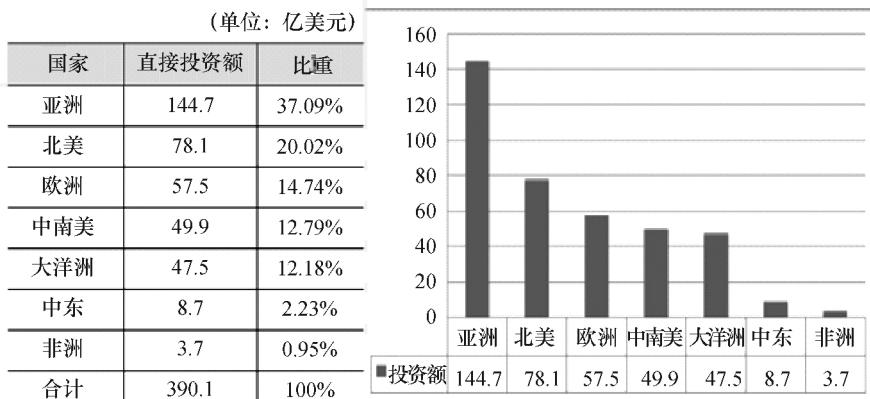
韩国对非洲主要出口产品以船舶、汽车等货物为主；进口产品以原油、黄金、铁矿石等原料为主。韩国在非洲的前五大出口国依次是利比里亚、南非、尼日利亚、安哥拉、肯尼亚，这五国占韩国对非出口的

^① 参见韩国贸易协会网站 <http://www.kita.net>。

80% 以上。其中，利比里亚作为世界著名的船舶避税国，吸收了大量的韩国出口船舶。韩国在非洲的前五大进口国依次是南非、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赞比亚、刚果（金），这五国占韩国对非进口的80% 以上。这些国家多是资源富集国。韩非贸易非常典型的体现出国际经济格局的南北差异。这种结构性问题将制约韩非贸易的深入发展。

韩国对非投资近年来甚至有减少的趋势。2012 年，韩国的对非投资总额为3.7 亿美元，仅占韩国对外投资额的1%（见表5）。而2006 年韩国对非投资额高达7.7 亿美元，占当年韩国对外投资总额的3.9%（见表6）。^① 目前，韩国在非洲投资最多的行业依次是能源矿业（45%）、制造业（17%）、批发零售业（14%）；韩国在非洲投资最多的国家依次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尼日利亚、埃及、摩洛哥，多集中在北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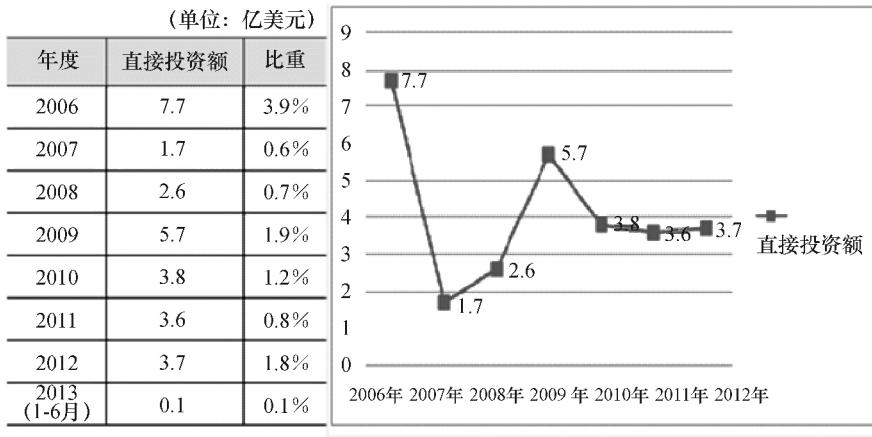
表5 韩国对外投资分布



*资料来源：韩国企划财政部。

① 参见韩国企划财政部《2012 年度国外直接投资取向》，2013 年，第 1—2 页。

表6 韩国对非投资的趋势



*资料来源：韩国企划财政部。

韩国政府分析认为，造成投资降低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非洲并不是成熟的投资市场，无法吸引韩国企业的投资兴趣。特别是不可预期的动乱、疾病等风险因素在非洲广泛存在。第二，韩非之间的投资制度建设滞后。目前，韩国只与非洲十二个国家签署了投资保障协议，落实起来还有一定难度。韩国仅与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埃及、突尼斯等五个非洲国家签署了防止双重征税协议。这些投资基本条件的缺失，使韩国对非投资热度不高。

3. 文化外交。韩国在推进对非外交的过程中，不仅在物质上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援助，也在软实力方面下足了功夫。首先，韩国在非洲的主要国家积极推动设立“世宗学院”。世宗是朝鲜李朝的贤王，创制了朝鲜文字，以他为象征符号的学院致力于推广、传播韩国独特的文化与价值观念。目前，韩国政府在非洲五个国家（肯尼亚、尼日利亚、津巴布韦、阿尔及利亚、埃及）设立了世宗学院。

其次，韩国积极向非洲派遣志愿者，促进韩非民间文化交流。1990—2012年，韩国政府向非洲二十多个国家派遣了2 080人次的志愿者，派遣人数不多，但持续增加。笔者在赞比亚留学期间，曾接触过首都卢萨卡的韩国志愿者。与人数众多的中国人不同，卢萨卡的韩国人用一只手就可以

数清楚，他们基本上都是志愿者，最小的 17 岁，在韩国读高三，参加志愿活动是为了日后回国可以申请更好的大学。他们在卢萨卡街头散发韩国文化宣传册，在大学组织韩国电影放映，在卢萨卡小学里支教，内容丰富，在当地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其中，支教活动由志愿者“接力棒式”地传递，已经持续了近十年。

近年来，韩国影视文化、特别是韩国音乐和电视剧在非洲逐渐流行。韩国 KBS 电视台 2001 年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冬季恋歌》在最早出口非洲后获得了成功，这为韩国将其影视作品打入非洲市场提供了强劲的信心。其后，韩国电视剧《火鸟》获得了非洲国家加纳的青睐，加纳 TV3 电视台购买了该剧的播放版权。2008 年播放的韩国电视剧《风之花园》曾一度流行于塞拉利昂等西非国家。《大长今》更是在非洲观众中刮起了一股小小的韩剧风。^① 虽然韩国在非洲的影视市场还未能获得有如亚洲的高额利润，但非洲作为新兴的观众市场已经引起了韩国的极大兴趣。

另外，韩国积极邀请非洲各国学生赴韩国进修。韩国的非洲留学生不断增加，促进了韩非友好。笔者 2009 年 5 月在赞比亚的一次大学校园问卷中，曾问及赞比亚学生最想选择的留学目的地国家，韩国仅次于美国（45%）、英国（38%）和日本（19%），以 17% 的比例位居第四。可见，韩国在非洲的学校品牌宣传还是有一定成绩的。

表 7 在韩国的非洲留学生

年度	国家	人数（名）
1991	27	53
1992	28	58
1993	20	40
1994	27	69
1995	29	102
合计	54	9.070

^① 梁寅菁《论冷战后韩国对非洲的外交政策》，硕士学位论文，青岛大学，2011 年，第 18 页。

续表

年度	国家	人数(名)
1996	20	74
1997	31	130
1998	26	163
1999	27	171
2000	28	173
2001	34	205
2002	35	300
2003	30	220
2004	33	268
2005	38	240
2006	28	378
2007	41	722
2008	42	947
2009	37	1,008
2010	43	1,152
2011	42	1,159
2012	42	1,465

资料来源: www.koica.go.kr.

三 对韩非关系的评价

在中国，韩国对非外交是一个比较偏僻的研究课题。即使是在韩国，民众对此的关注度也还不够；在非洲，当地民众可能更多地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影响力，而非韩国的。不过，韩国对非外交仍然有助于促进非洲外交的多元化，多一个选择，就多一分余地，这有助于非洲的自主发展。韩国外交部也认为，韩非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其他外部大国的紧张感，从而提高了对非洲的重视程度，这是非洲的机遇。而韩国的投资、技术，尤其是发展方面的经验，对非洲的发展都有积极作用。

就韩国对非外交本身而言，还极不平衡。虽然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但政治、军事合作仍处于较低水平。而韩国尚未完全摆脱对非

外交的功利色彩，对非洲国家的长远发展及非洲环境保护等问题，关注不够。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塞龙姆·梅斯芬就曾在第二届韩非论坛上表示，希望韩国能加强与非洲在发展绿色经济领域的合作。津巴布韦外长蒙本盖圭也认为，韩国不应只重视非洲的资源，也要帮助非洲国家推进低碳建设，帮助非洲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而韩国人对非洲的“火热追求”仅仅只是资源。

韩国对非外交的上述局限，韩国方面已经有所认识；不过，这也是韩国与韩非关系的客观现状所决定的，很难一蹴而就加以改变。根本上讲，韩国国力有限，发展与远隔重洋的非洲的关系，力不从心。政治上，韩国发展对非关系，有一部分原因是“世界潮流”的裹挟。毕竟其他国家都加强了对非合作，韩国自然也要跟上潮流。但韩国在非洲的政治利益究竟有多少？非洲在韩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如何？这些都需要充分反思。事实上，作为一个中小国家，韩国的全球战略一直以来都服务于地区战略：首先，韩国将对周边朝鲜、中国、日本的关系列为外交的关键地区，这也是韩国国家利益的重点；其次，在发展与地区外国家关系时，都是围绕如何更好地进行周边外交展开的。即使是韩美关系，其走向也受制于东北亚地区形势的发展。这样一种地区战略为核心，全球战略为辅助的布局，必然决定韩国发展与地区外国家关系的功利性，即是否对促进周边关系有用，是否能成为撬动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个支点。2006年开启的韩非峰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并非韩国自身的需求，而是应对中非合作论坛与日非东京开发会议的一种反应，是意图向中日彰显韩国地位的一种表现。韩国政府方面就有人表示，中国和日本都与非洲发展了论坛式的关系，韩国又怎么能落后呢？

经济上，虽然韩国政府对与非洲的关系热情很高，但企业界对此回应不够，多不愿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风险巨大的非洲，造成了虽然经济交流有所发展，但仍处于一个较低水平的现实。即使是在资源开发领域，韩国人在非洲的投资与美国、中国相比都微不足道。韩国企业界的一个普遍看法是：近在咫尺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都没有获得充分开发，韩国尚未充分抓住机会，何必舍近求远，去局势更为动荡的非洲进行“豪赌”？确实，对韩国这样一个体量较小的国家而言，能充分消化、吸收东北亚、东南亚市场，都已经很困难了，非洲远远排不到日程表中。

总之，虽然韩国与非洲的关系在21世纪以后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应

看到其局限性，不能对未来韩非关系抱以盲目乐观的态度。在韩国外交部中，管理非洲事务的部门人员最少，投入精力也相对较少。韩国驻外使馆中，在非洲的比例也最低。这就呈现出政府高调表态，但缺乏更多实质性内容的局面。未来，由于韩国与非洲的相互需求很难有突然性的提升，因而，韩非关系的发展可能会冷淡下去；也可能维持着表面热闹、缺乏实质的关系。这是小国外交的限度所在。那种不顾现实盲目推进对非关系，脱离韩国国力与自身需求的“跃进式”发展，对韩国外交战略的实现反而弊大于利。

（责任编辑：卢凌宇）

Title: South Korea's Diplomacy in Africa: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Abstract: Owing to the confrontation diplomacy against North Korea in the Cold War era and pragmatic diplomacy in the 1980 – 1990s , South Korea’s diplomacy in Africa was developing slowly at that time. Since the 21st century , with the rising of Africa’s strategic importance , South Korea strengthened its diplomacy on the Continent. By employed tactics such as: choice and concentration policy , relative dominance policy , package and long-term based policy ,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has made a series of achievements in aspects like politics , economy and culture in Africa. Although there were currently some unbalanced problems existing in South Korea–Africa relationship , it was still worth for China to learn.

Key words: South Korea Africa South Korea–Africa relations

Authors: Tao WANG , The Centre of African Studies , Yunnan University (Zip code 650091) ; Shin Soyeon , The National Unification Advisory Council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 South Korea

Title: The Association Policy of French West Africa since the First World War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French West Africa , French had taken the policy of assimilation , with the character of “feudal liberation” and “direct engagement” .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 French West Africa authorities recognized that the “assimilation” policy could not sustain. With the emergence of évolués elites , the transformed French mission for civilization , and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metropolitan France , colonial government had altered its policy towards the traditional rulers. With the support of ethnographic study , French colonial authorities took the policy of “association” to preserve the traditional authority structure. This “association” policy had not only effectively curbed the demand of the évolués , but also won the support of the allegiance of traditional chief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social changes , this “association” policy sought to shape the chieftain as the method of social changes , meanwhile also trying to maintain its “traditional” legitimacy; this contradiction determined that “association” policy could not succeed.